



冷情伯爵

Forever After



Jill Gregory 姬兒·葛瑞哥利 著 孫秀蓮 譯



冷情伯爵

Forever After I

Jill Gregory 姬兒·葛瑞哥利 著

孫秀蓮 譯

浪漫新典 103

冷情伯爵

FOREVER AFTER

原著：Jill Gregory

譯者：孫秀蓮

責任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湯富如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子筠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

網址：doghouse.com.tw

E-mail：master@doghouse.com.tw

電話：(02)2776 5889~0

傳真：(02)2771 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-9

劃撥專線：(02)27523774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：第一版 2000・5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491-372-4

本社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#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：02-7472996 Fax：02-7438636

國際中文版經銷代理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出版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Forever After

Copyright © 1993 by JILL GREGOR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LLEN LEVINE LITERARY AGENCY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Consulting, Ltd.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0 LIN PAI PUBLISHING C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冷情伯爵

Forever After

Jill Gregory 姬兒·葛瑞哥利 著
孫秀蓮 譯

浪漫新典 103

冷情伯爵

FOREVER AFTER

原著：Jill Gregory

譯者：孫秀蓮

責任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湯富如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子筠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

網址：doghouse.com.tw

E-mail：master@doghouse.com.tw

電話：(02)2776 5889~0

傳真：(02)2771 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-9

劃撥專線：(02)27523774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：第一版 2000・5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491-372-4

本社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 # 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：02-7472996 Fax：02-7438636

國際中文版總經銷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發行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Forever After

Copyright © 1993 by JILL GREGOR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LLEN LEVINE LITERARY AGENCY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Consulting, Ltd.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0 LIN PAI PUBLISHING C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R
浪漫新典

About this story

在一個充滿暴力的夜晚，美麗的孤女白凱娜被迫逃離棲身的倫敦街頭。命運之神把她送向聲名狼藉的韋斯考特伯爵歐菲力，安排她面對另一種危險。英俊的伯爵已下定決心追求並迎娶當代第一美人，卻發現自己對那個小女孩產生莫名的騷動，奇異地注意到她的滿懷鬥志，敏銳地意識到她迥異於他認識的任何女人。

慾望或許存在，但是，她永遠別想贏得他的心，任何女人都不可能成功。然後，一場魯莽的賭局發生，將凱娜轉變為席捲倫敦社交界的驚世美女。一方是擁有一切卻獨缺愛的男人，另一方則是一無所有卻只有愛的女人……

西元一八〇六年 倫敦

白馬客棧終於到了，凱娜悄悄走進去，穿過擁擠的人群，走向樓梯。她是天鵝酒棧的女侍，應某個客人的要求爲他送信來此，只要把信交給二〇三室的安先生，她就可以得到三個先令和一枚金幣。但是，她也必須盡快返回酒棧，以免被老闆炒魷魚。

凱娜謹慎地檢視房門上的號碼，感覺一股莫名的緊張與不安，下意識地撫摸她頸項上的那隻小獅子。就她的記憶所及，她一直戴著它，理所當然地視它爲自己的幸運符，但是，此刻，它顯然無助於化解她的不安。

她終於找到二〇三室，便伸手敲門。一片安靜。她再試一次。

沒有人回應。

她咬著下唇思量著，如果安先生不在，她應該怎麼做？託她帶信的男人曾經警告她不能把信交給其他的任何人，可是，她或許可以下樓詢問，看看那個男人是否就在某個角落裡喝酒。如果她不盡快返回天鵝酒棧，老闆一定會賞她幾個耳光，但是，如果她沒有完成任務，

就必須退還對方預付的錢。

她焦急地再次敲門，那個男人有可能睡著了而沒有聽到她先前的敲門聲。這一次，她覺得她聽到房裡有某種聲響。

「安先生？」她叫道，衝動地試試門鈕，發現它在她手下轉動。門豁地打開。

「安先生。」凱娜再次說道，往前跨進房間裡，其他話梗在她的喉嚨裡。

她的胃翻滾，手凍結在半空中。一個死人躺在地板上，胸膛上插著一把利刃。鮮血流遍整個房間……

噢，天啊！在凱娜目瞪口呆時，站在死人旁邊的高大身影抽出屍體上的利刃，迅速地轉身面對她。

她試圖尖叫，但叫不出來。

眼前的情景是如此恐怖。

那個人影穿著深色斗篷，彷彿惡魔的化身，恐懼攫住凱娜，然後，理性返回，她了解那個男人只是戴著面具，就像那些參加化妝舞會的貴族。綴著鑽石的藍天鵝絨面具只露出他的眼睛——閃爍著肉慾與瘋狂的奇異藍眸。

凱娜想要尖叫，但叫不出來。恐懼鎖住她的聲音。

兇手優雅地偏過頭，凝視著她。

「真是不幸，我的女士。」他愉悅地低語，令人更加毛骨悚然。

「現在，我也必須殺死妳了。」

她的膝蓋發軟。在一眨眼之間，她的人生就徹底改變了。

「我可不想這樣。」她沙啞地自語。

他高高舉起刀子。

她終於放聲尖叫，同時轉身逃走。

他在同一刻撲向她，但是，凱娜已經衝出房間，刀鋒劃過木門。

她衝下樓梯，彷彿惡魔就在她腳後追趕。她的動作敏捷而迅速，順利地奔下樓梯，越過蹣跚的酒鬼，知道她必須盡快逃出這裡。

籠罩著迷霧的黑夜終於包圍住她。凱娜狂亂地四處張望，壓抑住恐懼的叫聲。她沒有時間害怕，也沒有時間停下來思考。她知道他一定會追趕她，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殺死她。

她在狹窄的小路間迂迴前進，為保住性命而逃，不斷聆聽著身後的腳步聲。有一次，她鼓起勇氣轉頭警視，但沒看到任何人影，只看到不斷凝聚的黑霧。她的肩膀顫抖，冰冷的恐懼攫住她的心。他就在某處，她感覺得到。

只要她能及時抵達天鵝酒棧，就可以從後門溜進去，躲藏在她棲身的小閣樓裡，然後，她就安全了，她告訴自己，繞過街角。

她猜想那個託她帶信的男人是否還在酒棧裡，如果他還在……

但是，她無從得知了，因為兩輛滿載貨物的馬車突然相撞並翻覆，完全堵住返回酒棧的

道路。

凱娜猛地停住腳步，痛楚地喘息著，感覺她的雙腿即將癱瘓，每一束肌肉都疼痛無比，但是，她沒有時間休息，沒有時間停下來。

他就牢牢跟在她身後！第六感告訴凱娜那個兇手仍在附近，不斷拉進他們之間的距離。她不能在這裡等候，他一定會很快出現並殺死她！

她轉身衝進一條黑暗的後巷，知道她可以去那裡。只要再跑過三條街，她就會重獲安全……安全……

她終於抵達那棟三層樓的石砌建築，迅速地繞向後方，知道廚房門沒有上鎖。

直到進入屋內之後，她終於鬆了一口氣，差點出聲啜泣。這裡是波瑞吉街工廠，她曾經在這裡度過她的大半人生。

從八歲失去雙親之後，凱娜就被送來這裡，一直待到滿十五歲。她熟悉這裡的每一個房間、每一條走廊、每一道階梯；看過並體驗過許多令她刻骨銘心的事情。

許多孤兒在不同年紀時來到這裡，艱困地成長，然後被送往工廠、商店或富裕人家，成為工人、店員或僕人。凱娜自己就是在三年前被送出去當女僕。但是結果淒慘，不到一個月就又被送回來。接著是店員的工作，也在兩個星期內不愉快地結束。其他工作也都遭遇相同的命運，幸好，天鵝酒棧終於收容她，讓她待了將近三年。

不過，他們不叫她凱娜，每一個人都叫她「野草」，顯然認為她配不上凱娜這個花朵般

的名字。她是個高瘦的女孩，有一雙太長的腿和瘦骨嶙峋的脖子，彷彿在風中搖擺的野草，笨拙而毫無美感。

她的眼睛是她全身最美的部位，大而亮、深邃無比的綠眸，有時候閃爍著淘氣的光芒，有時候因憤怒而變得深沉，但總是盈滿智慧，不論貧窮、孤獨或艱困都無法剝奪。

凱娜在黑暗的廚房裡坐下，揉揉痠痛的小腿。其實，在離開工廠之後，凱娜的人生已經比較好轉，天鵝酒棧的工作雖然辛苦，卻可以讓她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，隨時可以說出她心中的想法。

一直到今晚，厄運才再次降臨。凱娜站起身子，不由自主地發抖著，設法把兇手的身影逐出她的腦海。現在，她安全了，他不可能找到這裡來。她必須去探視她的小朋友海婷，然後在天亮之前偷偷離開，就像以往的每一次。屆時，那個瘋狂的兇手必然已經放棄搜尋，她就可以安全地返回天鵝酒棧。

想到酒棧，她突然憶起那個託她帶信的男人，也憶起那封仍在她口袋裡的信。

安先生是死掉的那個男人嗎？她皺起眉頭思索著。或者，是兇手？託她帶信的男人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？

她伸手探進口袋裡，想要確定那封信的存在。它還在。

她緩緩取出來，急切地想知道其中的內容，但又在同時感覺害怕。現在沒有足夠的光線，她也不想冒險點上蠟燭或燈籠。以後再看信吧，等回到自己的房間後，她再看信的內容，

並決定應該怎麼做。她可能必須向治安當局報告她看到的一切，或許這封信會協助他們追查到兇手。

她感覺渾身冰冷、噁心欲吐。在終於擺脫危險之後，今晚目睹的恐懼開始撼動她。凱娜按捺住嘔吐的感覺，顫抖地抓住椅背支撐住自己。海婷，她虛弱地想著，深吸一口氣，我會找到海婷坐在她床邊，然後就會覺得好一點。

海婷的房間在東廂二樓，凱娜閉著眼睛都能找到，完全不需要燈光。

她輕輕打開房門，悄悄地溜進去。一張張床整齊地排列，連掛在牆上的外套和放在床尾的小鞋都齊整無比。

大約有二十個小孩睡在這個房間裡。

海婷的床位在盡頭，最靠近窗戶。凱娜走過去，俯視床上的小小人影。

強烈的情感淹沒她。海婷睡得很熟，彷彿天使般。凱娜不想吵醒她。小可憐需要睡眠。

她躺在床邊的地板上，用手臂當枕，正想小憩片刻時，那個小女孩突然睜開眼睛，喘息地叫道：「野草！」

「哈囉，小南瓜！」凱娜含笑坐起身子，伸臂擁抱那個開心無比的小女孩。

「噓！」她警告那個興奮的小女孩，附近的幾個小孩顯然都被吵到了。

「跟我來。」凱娜低語，牽著海婷的小手走向門口。她們悄無聲息地穿過走廊，躲進放拖把的壁櫥裡。凱娜打開櫥門，透進一點點光線，擁著海婷坐到角落裡，首次感覺安全與溫

暖。

「我不斷希望妳會過來！」海婷偎近凱娜，期盼地仰起臉孔。「妳有沒有帶來……任何食物？」

「食物？噢，妳指的是麵包、牛奶——或者馬鈴薯嗎？」凱娜裝出沈思的模樣。「對不起，恐怕是沒有。我已經一個星期沒看過馬鈴薯了，不過，我好像有其他東西，噢，天啊，只是一個薑餅人。我猜妳不會喜歡吧！」海婷開心地睜大眼睛，逗得她忍不住綻開笑容。

「我們已經好久好久沒吃過餅乾，每天都是麵包、燕麥和馬鈴薯。」海婷敬畏地瞪著那個薑餅人，雙眸閃閃發亮，大約一分鐘之後，她緩緩把餅乾湊向唇邊，準備好好享受一番，然後，她突然停下，硬是把手臂伸向凱娜。

「妳吃半個。」

「不了，小傻瓜，」凱娜輕撫小女孩的鬚髮。「我已經吃過我的分了。」她說個謊。「這個薑餅人是特地留給妳的。」

她心滿意足地注視海婷品嚐那個甜點。其實，這是麵包店的男孩下午送給她的禮物。那個叫彼得的男孩每天都來探望她兩次，但是，凱娜只把他視為普通朋友，今天也是爲了海婷才收下他的禮物。現在，她難得有時間回來探望這些小朋友，因爲酒棧裡有永遠做不完的工作，但是，她盡可能抽空，每個月至少回來一次。在所有孤兒之中，她最愛七歲的小海婷，因爲她有最燦爛的笑容和最明亮的藍色眼眸。

與海婷在一起時，凱娜幾乎可以忘記今晚經歷的噩夢。幾乎可以。但是，噩夢仍然折磨著她，連海婷都感覺得到並擔心地皺起眉頭。

「哪裡不對勁，野草？」

「不對勁？」

「妳一臉害怕。」

「別說傻話了。」凱娜試著露出笑容。「我會怕什麼……」

「妳看起來很奇怪。臉色蒼白，雙手顫抖。」海婷堅持。

「真的嗎？」凱娜咬住下唇。海婷說得對，她的手指冰冷而顫抖，她的心仍然因恐懼而狂跳。即使在這裡，她也不會感覺真正的安全，仍然害怕那個追殺她的瘋子。

「噢，沒什麼，小傻瓜。這只是因為我一路跑來，急著要看到妳！」她擠出一個笑容，海婷吃完最後一口薑餅人。「蘇菲怎麼樣？還有朵莉？她的咳嗽好了沒？」

海婷張開嘴巴，閉上，費力地吞嚥。「朵莉始終沒有痊癒，野草。她病得很重，幾乎無法呼吸，然後又發高燒……」她的聲音消失。「她死了。」

老天爺，不，不要。凱娜感覺哀傷的硬塊堵住她的喉嚨。

待在這裡的歲月中，她曾經目睹多少個小孩的死亡呢？二十？三十？只要染上重病，就難得痊癒。毛毯太少、工作太多、醫療不當、食物缺乏，最令人氣憤的是，主事者的漠不關心。可憐的朵莉，她那麼瘦，而且才九歲。